



Shade of Endless Night

永夜之影^{上册}

曾铮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Shade of Endless Night

永夜之影^{上册}

曾铮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夜之影：全2册 / 曾铮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360-7971-7

I. ①永…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928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贤治 张 懿 张 旬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林卡伊

书 名	永夜之影：全2册 YONG YE ZHI YING: QUAN 2 C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4.25 1插页
字 数	650,000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全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h.com.cn>

曜影·提维莱特——亦名曜影·孟菲斯，本书第一主角，原是孤儿，后被孟菲斯侯爵收为养子，圣石学院的学生，后前往北地

宵月·克尔斯——本书第二主角，来自北地的克尔斯家族，圣石学院的学生，在死后成为了曜影的影子

无名老人——本书第三主角，被称作圣石学院的幽灵。

燎羽·卢希弗——圣石学院的学生，卢希弗侯爵的独生子，曜影、深闪等人的同学及朋友，

深闪·狄斯塔——圣石学院的学生，曜影、燎羽等人的同学及朋友，在离开圣石学院后与曜影一同前往北地

苍雷·赫瑞肯——圣石学院的学生，出身药剂师世家，曜影、燎羽等人的同学及朋友，后为怀特的主治医师

紫风·希瓦弗洛特——圣石学院的学生，希瓦弗洛特公爵的女儿

紫馨·希瓦弗洛特——希瓦弗洛特公爵的女儿，实为奈克索斯的私生女，是紫风同母异父的姐姐

水韵·席拉——漫游者马戏团的歌伶，后前往北地，深闪的恋人

青穹·迪比斯——迪比斯家族的后裔，后前往北地，真知罗盘的继承人

黑镰·达兰若——原名黑镰·德拉诺，龙族幸存者，孟菲斯侯爵的奴仆，银辉城堡的管家，在孟菲斯侯爵死后一度接管银辉城堡，并伪装成名为萨卡拉的商人

火荆·杜拉莫——漫游者马戏团的戏子，龙族与人类的混血儿，受雇于达兰若，在达兰若接管银辉城堡后成为银辉城堡的管家

罗林森——吟游诗人

怀特——圣石学院的院长

克诺瑟斯——圣石学院的魔药学导师，奈克索斯的孪生弟弟

布莱克——圣石学院的神力学导师，在怀特离任后继任院长

孟菲斯侯爵——曜影的养父，银辉城堡的领主，达兰若的主人

卢希弗侯爵——燎羽的父亲，教会的首席炼金师，荆棘之塔的领主

希瓦弗洛特公爵——紫风的父亲，骑士团长

赫里克——教皇，云殿的主人，泽洛斯大陆的统治者

奈克索斯——红衣主教，真理审查官，神谕修道院的院长，克诺瑟斯的孪生哥哥，紫馨的生父

艾菲萨斯——红衣主教，教区监察官，看顾者计划的推行者

格尔廷——红衣主教，圣礼执行官

德尔斐——红衣主教，巡回裁判官

迪比斯——红衣主教，大图书馆馆长，寒兆城领主

罗塞塔——寒兆城学者，被尊称为先知

阿莫斯——寒兆城出身的旅行者

费罗——魔法师，寒兆城的毁灭者，后转化为巫妖

芯月·克尔斯——北地的魔法师，人偶师，宵月的弟弟，克尔斯家族的继承者

曼妮蒂普斯——北地的魔法师，雕塑家

丹迪利恩——北地的魔法师，失眠者

伊考尔——北地的魔法师

弥斯特——北地的魔法师

焔——静界的住民，预言者，焔的母亲

焔——静界的住民，世界记忆的承担者，焔的孩子

薛定格——静界的住民，亦被称作缠结黑猫

拉普拉斯——静界的住民，亦被称作发条银鸦

目 录

楔子 起始之轮 1

第零章 沉默的城市 5

第一章

1.1 光与影的相遇 17

1.2 圣石学院的幽灵 22

1.3 宵月日记 27

1.4 童年 30

1.5 面罩下的导师 36

1.6 火漆印 40

1.7 朋友 44

1.8 宵月日记 51

1.9 降龙战争 55

1.10 漫游者的马戏 67

第二章

- 2.1 愚者归来 77
- 2.2 宵月日记 84
- 2.3 远古的回音 89
- 2.4 废墟中的天球仪 98
- 2.5 宵月日记 107
- 2.6 痛苦结晶 112
- 2.7 打开圣石的暗门 118
- 2.8 正义 124
- 2.9 画廊还原记忆 130
- 2.10 裂纹 138
- 2.11 冲突 141
- 2.12 宵月日记 148
- 2.13 禁忌的色彩 153
- 2.14 灾劫的前奏 155

第三章

- 3.1 飞马与风信子 165
- 3.2 宵月日记 174
- 3.3 混沌漩涡 178
- 3.4 月海，倒悬的潮汐 183
- 3.5 宵月日记 188
- 3.6 凌乱的牌局 192
- 3.7 蚁穴和蜂群 200
- 3.8 宵月日记 206
- 3.9 失落的乐园 211
- 3.10 余波 217
- 3.11 饱饮鲜血之地 222
- 3.12 与时间角力 230
- 3.13 宵月日记 235
- 3.14 火刑 239
- 3.15 死神的夙愿 244
- 3.16 宵月日记 249
- 3.17 子夜的成年礼 253

楔子 起始之轮

季节开始变换的时候，迟来的马车一路向南，载着新近得到任命的导师，驶过灿黄的田野。坐在宽敞的车厢内，布莱克仰面望着顶篷，感觉世界对自己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不但突然让他挣脱了老朽们统治的牢狱，更为他找到了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安身之所，一切都太过顺利，太过简单，令他在此前的所有尝试都显得可笑又多余。直到神谕修道院的钟塔逐渐从视野中消失，隐没到北方的地平线之下，布莱克才借着清早的第一缕阳光，反复默念着圣石学院的邀请函，重新确认了眼前的事实，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兴奋过后，他才开始注意起周围的世界，第一次看见了窗外的晨雾，听见了车轮的颠簸，一种颇为幸福的疲倦漫溢开来，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夜没睡，刚想要合眼休息一下，却偶然间发现，在自己的对面，竟还坐着另外一个人。

也许是因为一直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对方始终沉默不语，此刻，布莱克端详着眼前的女子，却无法回想起她究竟是谁，又是在何时登上了马车。昏暗的衣裙包裹着这个陌生人的全身，没有一点亮色，使她几乎陷进了车厢的阴影，而在那双微眯的眼中，更透着一丝神秘的幽碧，她就像是一个来自异域的旅行者，让布莱克想起了关于女巫的种种传言。似乎也刚从自己的睡梦中苏醒，陌生人注意到布莱克的窥探，像是要打消他的疑惑，开始和他交谈。她叫作焔，自称是一位占卜师，更掏出一副纸牌，示好一般，递到了未来的导师面前。顿时，一阵强烈的不安攫住了布莱克，令他只想要提醒这个过分胆大的外乡人，教皇赫里克早已把她的职业视作魔鬼的帮凶，而教会也从未停止过行动，要把泽洛斯大陆上的占卜师彻底清除。然而，警告和劝谕到了嘴边，却没能变作打断对方的声音，布莱克的身体仿佛背叛了自己的意志，继续聆听着这个异端的谎言，而那低沉的吟语并不像是从对面飘来，倒像是直接响起在他的内心……

“你相信命运吗？”

占卜师的声音带着魔性，激起一股难以抗拒的冲动，逼迫着布莱克伸出手，从那叠纸牌中抽出一张，替焔完成了这一次简单的占卜。在翻转的牌面上，他看到了一个金色的圆环，镌刻着一组对称的符记，被毒蛇、狮子与胡狼围绕在中心，既像是钟面，又像是罗盘。

“命运之轮，意味着新的开始。在前方的道路上，你看到了机遇，突变和转折，那是来自天使的眷顾，仅降临于你一人的祝福……”淡淡地，焯道出了布莱克当前的处境，却语气一转，暗示了她所预见的未来，“但你也将陷入纠纷的漩涡，折服于压倒性的力量，目睹诅咒与欺诈，还有无可奈何的轮回。学者的求知欲会置你于最大的险境，对深渊的探索会把你逐出安稳的生活，甚至推向恶魔。当梦魇终于在血海下浮现，你将拥抱黑暗，还是远远逃离？而在此之前，你又是否相信，自己竟真的拥有选择的权利？如果命运仅是一串必然，如果历史仅是一部伪书，倾心偶然与真相的人，又将如何生存于不可反演的时光，验证他们的猜想，为那些问题找到答案？”

依然没能夺回对身体的掌控，更被不明所以的呓语败坏了心情，布莱克禁不住露出了一脸厌恶。然而，恰是在那一刻，占卜师身侧的空气忽然翻滚起来，传出窸窣的响动，紧接着，布莱克看见了一只银鸦，一只黑猫，就与它们的主人一样，毫无先兆地从阴影中呈现出来，正用一种更加厌恶的表情打量着自己。银鸦的羽毛一片纯色，锋利得犹如金属，黑猫的轮廓暧昧不清，朦胧得好似云雾，它们双瞳闪烁，目光敏锐，满溢出超越鸟兽的知性，就像是一对概念的化身，相互逆反，彼此争斗，发出人类的声音，布莱克还未来得及开口，便制止了占卜师对生命与未来的解说。

“主人，让我们回去吧，你比我们更加明了，这个人类既不会拜访死者的国度，更无法左右命运的牌局。我看到了他脸上的快乐，嗅到了他内心的欣喜，就在今天，他的生命终于脱离了痛楚，被这种仅属于凡俗之辈的情感填平，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未来早已注定，他将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经历那所有即将到来的风暴和异变……”说到这里，银鸦和黑猫一同转向未来的导师，在问候之前，便开始了突兀的告别。“幸福的人啊，请把这一切忘却，因为我们将不再重逢，不再相遇。祝你一生平庸，一生好运，忽略那些太过毒烈的自由，太过残酷的真理，避开所有伟大的智慧，杰出的思想，还有隐藏在它们内里的疯狂，苦难与烦忧，相信自己，摒弃怀疑，你便能始终站在厄运与疾疫的烈火之外，沿着一条健康的上升之路，取得世人艳羡的地位与成就……”

当这声音在最后完全归于沉寂，未来的导师也一下醒觉，发现日光已经开始西斜，透进车厢，占卜师和她的宠物全都消失无踪，而在她们曾经身处的地方，只剩下飘浮的尘埃，还有一片微温的阴影。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布莱克试图让自己恢复镇定，却忍不住开始思索，想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堕入那个怪异的梦境，随即，像是意识到了某种巨大的危险，他猛地低下头，开始寻找，直至他再次把那封邀请函握在掌心，读到了熟悉的字句，才完全将自己说服，知道那美好的前途并没有随幻影一同远去。此时，车夫的吆喝从前方传来，令布莱克探出头，在地平线的彼端看见了一座逐渐升起的城

市。那便是光铸城，镶嵌于泽洛斯南端的宝石，富庶，繁华，喧闹，拥挤，吞吐着无数金钱和梦想，聚集了万千商人和旅客，更是布莱克此行的终点，圣石学院的所在地。

当天傍晚，布莱克就已经拖着好几个书箱，走进了学院导师的研究室。现在，繁忙的时段已经过去，偌大的房间内空无一人，绯红的霞光穿过窗子，在空气中播撒下白兰树的清香，校园里一片幽静，不时闪过几个学生闲散的身影，一切都显得纯净，年轻，充满朝气，让新到任的导师忍不住闭上双眼，开始深呼吸，尽情享受卷册与墨水的芬芳，想要将此数百年历史全都溶化在激动的血液里。他走向自己窗边的位置，开始整理书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幅陈旧的油画，平躺在最底层的抽屉，在画面中央，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导师，被孩子们簇拥着，正和他的学生一道，向画布外的布莱克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不知疲倦的笑容，和颜料一起凝固了，即便被灰尘覆盖，也永远动人美丽，顺着奔涌的时光，在今天流转到一个陌生人的手里。长久地看着这一幕温馨的图景，布莱克沉浸在热切的想象之中，暗自勾勒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不知有多少令人难忘的师生关系正等待着自己。就在这个时候，布莱克听见一阵诡异的声音，自走道的尽头响起，正朝着研究室的方向逐渐靠近。完全不像是人类的脚步，那声音细碎而冰冷，在连廊上蜿蜒，犹如巨蟒的腹鳞擦刮过粗糙的岩砾，令布莱克呆然地站在原地，注视着门口，不知将会在那里遭遇到什么东西。片刻之后，霞光隐去，一个高瘦的人形忽然闯了进来，在研究室的地板上投下一道颇长的黑影。布莱克小心地朝来人的脸部望去，看到的却是一具面罩，仅在双眼的位置留出两个小孔，完全遮蔽了对方的相貌，在此之下，更有一件厚重的长袍，两袖和下摆都一直向地面延伸，覆盖了来人的双手和身躯。

“你好。”不知道对方是谁，更不知道这是不是学生的恶作剧，布莱克并没有贸然靠近，只是远远地打了个招呼，“我是冬云·布莱克，今天新到任的导师。请问你是……”

“导师，极夜·克诺瑟斯。”伴随这过分简洁的回答，面罩里传出了一阵危险的嘶嘶声，“欢迎你。”

“噢，谢谢，这是我的荣幸！”刚刚才从院长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更得知对方是个有名的怪人，布莱克略微安下心来，便一下子捧起那幅油画，走到克诺瑟斯身边，想要和他多聊几句，“请问，这是哪位导师的东西？好像错放在我的抽屉里了。”

“那是学生送给格林的礼物。”撩起袖子，探出一只被皮手套紧紧包裹的手，克诺瑟斯一下子就在画作的下方指出了所有者的姓名，“不过，现在，你可以把它扔掉了。”

“嗯？为什么呢？格林先生难道不喜欢这幅画吗？无论如何，请告诉我

他的座位在哪里。”

“院长什么都没告诉你吗？”像狩猎的毒蛇一般，克诺瑟斯盯视着布莱克的脸，面对这位新人的无知，他并未表现出多少惊讶，却还是在僵死的面罩里泄露出一缕无奈的叹息，“你就是来接替格林的，他的座位就是你的座位，或者，更准确地说，曾经是……”

“他已经离开圣石了吗？”

“不，他没有离开圣石，他失踪了。”

直到许久以后，遭遇了真相的布莱克才重新回想起今天的情景，发现自己在那时根本就没能理解，这位神秘的导师究竟在否定着什么东西。于是，对话中断了，克诺瑟斯径自走向他墙角的座位，从黑暗中拿起一只巨大的玻璃瓶，便匆匆地往外走去。在这阵尴尬的寂静之中，布莱克发现瓶里竟有一条斑斓的小蛇，似乎受了惊扰，正对自己吐着苍蓝的芯子，他强忍着战栗，没再说话，仅只是目送着克诺瑟斯和他手中的毒物，直至对方消失在研究室的门外，留下一阵远去的声音，犹如巨鳞的腹鳞擦刮过粗糙的岩砾。偌大的房间里再次剩下布莱克一人，就像是要提醒自己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高更远似的，新上任的导师把油画重新收纳到底层的抽屉，打开书箱，拿出一张泽洛斯大陆的全域地图，在身后的墙上铺开，就着没有地名的位置按下图钉，再后退几步，认真地检查一番，很快便恢复了愉悦的心情。

那一天，布莱克离开的时候，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圣石学院的校园，一阵来自北方的凉风吹过连廊，潜进窗子的缝隙，在导师的研究室里徘徊，使那座描绘在纸上的大陆也震颤起来，发出低声的呜咽。布莱克还十分年轻，而这张地图更是新近绘制的作品，现在，它就这样悬挂在黑暗之中，覆盖着其后那面历经数百年岁月的墙壁。或许，布莱克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建校之初，这面看似光洁的墙壁便已经被一个孩子的鲜血浸染，而死者正是学院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却已然连记录都被抹去，再也无法从档案中查到姓名。或许，布莱克更加不会相信，就在他随手按下图钉，如今已没有标识任何地名的位置上，数百年前曾耸立着一座城市，比现在的光铸城还要庞大，还要繁荣，而那座城市的名字，也已经沉寂消失，无论在哪一部史书中都无法找到它的踪影……

第零章 沉默的城市

在泽洛斯的大地上，人类对于知识的恐惧并非自古就有。真神想必先于世界而存在，真神代理者的出现则应是晚近一些的事情。作为真神的代理者，教会承担着净化和统领世界的责任，他们恪尽职守，即便面对死亡的威胁，依然勇敢无惧，凭借着创造奇迹的力量，将危险的知识限制于极小的范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恐怖灾劫，保护了这片大陆的安宁。现在，若提起“知识”这种需要妥善管理的東西，世人便会立刻联想到神谕修道院，天阶城的真理图书馆，又或是每年一次的新火洗礼。但是，如果让年代倒退好几个世纪，在人类还不懂得对知识心存敬畏的岁月里，世人对于“知识”这一概念的联想便只可能指向一处，那便是寒兆城，泽洛斯的“知识之都”，大图书馆的所在地。

那个时候，占卜师还算不上异端，甚至能获得众人的尊敬，书籍也算不上疾疫的温床，却仅仅被视作容易霉变的奢侈品，而在上流社会的小圈子里，对智慧的重视程度更是几乎赶上了对真神的信仰，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潮流。于是，在一群学者与贵族的带动下，经过多年的努力，一座规模空前的图书馆终于落成，以真知的罗盘为徽记，占据了寒兆城的中心。这座崭新的宝库张开巨口，吞噬下人类智慧的结晶，聚敛着世界各地的典籍，纯白的墙壁一路延伸，银白的拱顶探入天际，向外发散的连廊横跨过河道，幽深宽广的大殿凌驾于民居，它犹如一棵精心修剪的巨树，不断生长，迅速膨胀，终于和整个城市融为一体。学者们向往着这座知识的圣堂，神职者进驻了这片丰美的乐园，吟游诗人弹奏着乐曲，唱出新的史诗，将他们对奇观的赞誉传遍了泽洛斯的山川和田野。而寒兆城的住民更是万分自豪，在外地人面前永不厌倦地讲述着图书馆的故事，却一下子就穷尽了他们有限的词汇，只能比画起自己太过短小的手脚，想要再演出那些惊人的长度和宽度、面积和体积。当黑夜降临，烛焰燃起，阅读的翻页声并没有在这里中断，万千求知者的笔尖依然于莎草纸上起舞，发出连绵的沙沙声，与不眠的虫鸣一道编织出永不停息的旋律，命运就如一位偏心的母亲，将周遭的光与热都吮吸殆尽，再装点到她的宠儿身上，成就了寒兆城的荣耀和辉煌，也蒙蔽了世人的眼睛，抹消了可能产生的疑虑。因此，那些善良又天真的人，直到死亡降临，都没能理解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他

们更加无法想象，也从未关心过，在图书馆的最深处，禁书区的那扇黄金大门后面，究竟封存着什么东西。

在那个历史将会为其改写的夜晚，星辰全都隐去了光芒，运行到大黑洞的后方，陷入了沉寂。寒兆城的领主迪比斯先生就如往常一样，端坐于大图书馆的馆长室中央，在处理完各种事务，让侍从和秘书官全都离开以后，才终于找到一点空闲的时间，得以会见自己的密友，和他一起专注于那些无法被公开的危险著述。此时，罗塞塔先生就坐在他书桌的对面，这位被尊称为先知的伟大学者正低声诵读着迪比斯的手稿，露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特有的苛刻神情。

“……至于‘神力’，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被教会设计出来的概念，但是，它所指代的事物并不新奇。事实上，在这个词汇出现以前，人类便已经在它所涉及的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借助对世界运行方式的认知，掌握了使概率极低的事件切实发生的手段和途径。”读到这里，罗塞塔停了下来，颇为不满地摇了摇头，“什么‘概率极低的事件’啊，这么拗口的一串，你真的是在为后世写作吗？考虑一下你的读者吧，把它直接改写成‘巧合’，不是更好吗？”

“嗯……”在回答之前，迪比斯十分认真地想了想，“就算如此，也应该进一步强调，这种人为引发的巧合在自然界发生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好吧。”没再争论，先知继续读了下去。“……利用简单的神力，人类便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事情，比如自数百尺的高空跳下而毫发无伤，又或是将苦涩的海水变得可口甘甜，控制光线在云雾中行进的方向，等等。而如果再对神力的原理进行细腻的分析，使之有序地叠加，那么大量的‘巧合’将组成互动的连锁，引发出难以想象的‘奇迹’，借助这种复杂的神力，人类甚至可以控制星相，改变生命的构造，找到通往异界的门径。而在过去，‘神力’这个概念出现以前，人们会使用另一个词汇来描述这种创造奇迹的力量……”这时，罗塞塔忽然仰起脸，微笑起来，“总之，你想表达的只是一句话——现在被教会称作‘神力’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说的‘魔法’，这两者没有任何差异！”

“是的，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很累赘？”

“不，如果这是写给后世的留言，我倒认为你解释得还不够详细，要知道，你所记叙的正是教会极力否定和掩盖的事实。他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魔法’，因为这个概念与信仰无关，任何人，既不分血统的贵贱，也不管财富的多寡，只要得到适当的教育，就都可以掌握它，而驾驭这种力量的条件则仅仅是知识的积累，以及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魔法不但能创造奇迹，更从一开始便肯定了人类自身的力量，展现出一种普遍的平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而这也正是教会最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于是，他们创造了

‘神力’这个概念，试图用它来取代‘魔法’，强行将其与信仰捆绑在一起，为了配合这个精心策划的谎言，改变世界的‘咒语’被歪曲成了向神祈愿的‘祷文’，而魔法带来的‘奇迹’则被解释为真神降下的‘恩惠’，原本可被认知的现象也终于披上了神圣而诡谲的外衣，使人们不再追问原因，不再关心原理，沉浸在盲目的狂信之中，只知道乞求，却再也看不清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借助手中的权威，教会控制了所有的学院，入侵了每一座图书馆，篡改史料和书籍，把真相隐藏，不再与世人分享这伟大的力量，并将其变成一种阶位与身份的象征，用以彰显神职者的高尚，教徒的纯洁，更指出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让驯顺和虔敬取代了追寻真理的好奇心……而更可怕的还是，他们早已有了周全的计划，使这个谎言得以延续下去，我猜，不出五年，那些不愿成为信徒的‘魔法师’就都会因各式各样的异端罪名而被肃清；十年以后，大陆上有关‘魔法’的文字将彻底被对于‘神力’的描写所取代，只要不到二十年，在教会统治的世界里，‘魔法’这个概念就将不复存在。然后，到了那时，面对你这太过简略的叙述，后人甚至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最初对‘魔法’的定义……”

“唉，不愧是人人敬仰的先知，又让我看到了一幕生动得令人战栗的未来图景。”

“先知？算了吧，我看不到未来，却只是比别人多知道一些历史罢了。你不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样的可能性，才开始写作的吗？明明拥有那么高的地位，你却依然无力扭转如此危险的趋势，只能在暗地里做出违背他们意志的事情，留下这叛逆的火种……”

“嘘……”即便身为领主，更是权力仅次于教皇的五位红衣主教之一，迪比斯此刻仍感到了不安，忍不住提醒自己的朋友放低声音，“请不要再指责我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至少，我们还有这座图书馆，而禁书区里那些被他们认定为‘无用又危险的知识’也没有立即被付之一炬。你应该知道，他们想要做的还远不止如此，‘神力’仅仅是那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教会不但致力于创造新的概念，更痴迷于毁灭旧的词汇，目的就在于破坏人类现有的语言，使其变成一套残缺的，蹩脚的，无法表达反抗与质疑的工具。因为他们相当清楚，自己最大的威胁正是人类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常识与理性，而要阻止这一切的诞生，最好的办法便是破坏语言——人类借以思想的工具。是的，他们不能抚平别人的痛苦，却可以抹杀描写痛苦的词语；他们不能消除别人的愤怒，却可以扼杀记述愤怒的字句。当受害者寻遍自己的脑海，仅能发现服从与谦恭的祷文，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可以向世界宣告他此刻的处境，那么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就终将窒息，犹如发不出嚎叫或哀鸣的野兽，再也无法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更可悲的还是，这种表达手段的缺失或许会令他不再相

信自己，甚至将那种陌生的，无法言说的情感视作幻觉，认为自己染上了某种精神错乱的疾病……”

“是的，所以我一直很不理解，一个具备你这样洞察力的人，为什么当初竟会加入他们，走到那帮卑鄙的骗子中去。”

“当然是为了获取那些被他们独占的知识，为了更加接近真理……”说到这里，迪比斯放下手里的笔，从书桌上的白银基座里拿起了真知的罗盘，凑到近前，端详着内里的指针，露出悲伤的神情，“即便到了现在，他们也没能猜到，迪比斯家族的先祖们选择这罗盘作为大图书馆徽记的原因。但是，你一定明白的吧，在这球形的水晶外壳里，注满了蒸馏的精油，黄金打造的指针永不锈蚀，悬浮在中心，它可以旋转至任何一个角度，就如人类观察世界的眼睛——罗盘之所以能为我们指明方向，并不仅仅因为它总被同一种事物吸引，更因为它内里的自由，即便使用者在偶然间偏离了道路，它也可以随其前进的脚步调整变化，始终不受约束地奔往那名为真理的目的地。我也曾经希望，自己能循着祖父与父亲的足迹，成为一枚耀眼的指针，带领众人获取知识，窥见真理，但是，那些真神的代言者并不允许我这么做。即便身处于这座号称知识之都的城市，我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楚地体会到他们对知识的仇恨，对自由的恐惧。为了维护统治，他们只允许一种思想，一个声音，并将所有不同的观点都视作异端，与之为敌，向世人宣称自己手握真理，却从来就不愿意承认或相信，自由才是通往真理的最佳途径。是的，自由，恰是因为谬误能够被言说，被提起，公开走上万人瞩目的舞台，它们才能够成为衬托，化作明镜，使正确的理论得以凸显其价值，并迅速地完善自己。而事实上，如果这座宽容的舞台从一开始便不存在，不借助竞争、淘汰与对比，人类又怎么可能区分事物的真伪，观点的正误，判断谁应该发声，谁又应该闭嘴？毫无疑问，谬误并非我想要的东西，但如果扑灭它们的代价竟是连真理也一同扼杀，那么我将不得不妥协，生存于一个两者共存的世界。我相信，只有在一个思想不受束缚的国度里，人类才可能发现智慧的结晶，而那璀璨的珍宝正是不同思想相互促进，相互碰撞的炫目火星。可悲的是，教会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这么想，他们不能容忍指针拥有旋转的自由，想要将其固定在唯一的教义之下，而比这更糟糕的是，即便他们相当清楚那教义只是谎言，却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布道，宣讲，想要让民众相信一些连传教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噢，这是多么可怕的茶毒，他们正把泽洛斯的大地变成一个畜栏，一座牢狱。”

“等一等，我的朋友。自然，我同意你对教会的评价——他们仇恨自由和真理，但是，我也从你的话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从馆长手中，罗塞塔接过了那只精致的罗盘，看着窗外那一片漆黑的夜空，陷入了思考，“让我们先无视教会的统治，假设他们并不存在，而仅仅考虑‘自由’与‘真理’，你认为

它们两者之间应有怎样的关系？你刚才说，人类为了触及真理，必须让谬误也在自由中发声，而这仅仅是一种妥协？”

“的确，历史已经证明，许多在过去被推崇的理论都被后来者发现了瑕疵，许多曾被认为是错误的思路却能解决某些新出现的问题。人类仍在不断探索学习，扩大自己知识的领域，因此，即便到了今天，真理与谬误都只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真理可能在将来变成谬误，谬误也可能在将来变成真理。很遗憾，我们还无法找到任何一个‘绝对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不得不让那些看似谬误的观点发声，令自己更快地趋近真理。由此可见，自由是人类已知的通往真理的最佳途径。”

“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终于找到了能够解释万事万物的绝对真理……”

“哈哈，那怎么可能！”迪比斯突然笑了起来，打断了这个近乎疯狂的假设，“莫说是我，就算是全人类一起努力，花上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时间，我也不认为我们能找到绝对真理……”

“这么说，你不相信世上存在绝对真理？”

“不，作为一个学者，我必须相信这一点，即便它遥不可及，但那正是支撑我前进的全部意义和动力。”

“既然你相信它的存在，我就可以假设，你找到了它，并让所有人都信服于它的完美，雄辩与精确……”忽然间，先知的声音变得十分低沉，黏附了一丝挑战的意味，“到了那个时候，你是否还会继续容忍，继续妥协，仅仅为了让谬误继续发声，而承认自由的必要性？”

“嗯……”似乎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从空气中嗅到了一种不安，领主在书桌前陷入了长久的沉吟，“绝对真理……噢，如果能将它捕捉到脑中，那将是何等喜悦，何等幸福，人类的生活将彻底改变，世界将化作地上的天国……”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没等迪比斯做出回答，先知便提出了新的问题，“你认为自由是妥协，是通往真理的途径？难道在获得了真理以后，自由便不再重要，甚至变成了有害的东西？自由和真理，究竟哪一个是手段，哪一个是目的？”

就在这个时候，馆长室外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使两人中断了对话，迅速地将手稿塞进抽屉里。紧接着，大门被一把推开，在先知和红衣主教的注视下，一个他们都十分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带着一股浓重的酒气，仍披着流浪者残破的风衣，似乎还没结束漫长的旅行。

“噢，你这个三流的诗人，酗酒的小偷，我的老朋友，阿莫斯，你终于回来了！”迪比斯和罗塞塔一同站起身，微笑着迎向这位意外到来的访客，